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天堂的模样

“世界读书日”将临。

曾有男生向我透露一个秘密：当年他一眼看上我，不因长相，而是我在一棵树下的读书侧影——那是读书无用的书荒年代。

本期的“相约书房”值得一看：从50后到80后，几代人相约“书房”，闲聊“书缘”。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评论家李敬泽，谈书趣在安静；从剑桥回来的博士李晓恩，更着意“女为悦己而读”。

博尔赫斯说，如果有天堂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

对于我，天堂以森林的模样呈现——“书页”与“树叶”碰巧谐音。好书，恰似悬挂林间的果子、落满枝头的鸟。

伴随书香的，有花香。人们“爱的是花一样不为任何人停留的那些瞬间。”那瞬间，似乎在旅美多年的黄梓荣老师心里长久定格。

汤国“寻访造纸作坊”的生动故事，让人对古老手艺保持敬重与好奇。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花一样的……

文/潘向黎

中国自古是一个爱花的国度。文人多情，爱花尤甚。

杜甫。这位“肠热心清，圣德之至”的诗圣，在他笔下，简直花影处处，花香不绝：“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”。“江动月移石，溪虚云傍花”，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”，“云掩初弦月，香传小树花”，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”……

集中体现他一片爱花心肠的，当数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。其中一首是这样的：“黄师塔前江水东，春光懒困倚微风。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？”另一首是：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那茂盛浓密的花朵，那被压得低垂下来的枝条，那时时飞舞的蝴蝶，那恰恰啼鸣的黄莺，组成了一幅动感迷人的春日画卷，蕴含着欣喜之情。

最见诗圣爱花之情的是这首：“不是爱花即欲死，只恐花尽老相催。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蕊商量细细开。”后面两句说，花一旦盛开就会纷纷凋落，所以还没开的可要商量斟酌着慢慢地开啊。

白居易。仅看他诗集的标题，便能感觉到他对花的感情到了何等地步：《赏花》《惜牡丹二首》《采莲曲》……而他脍炙人口的名作《忆江南》第一首就是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江南的美景不胜枚举，但在白居易的记忆中，首先浮现的就是江畔的鲜花。对花的眷恋，已不需要更多的证明。

在我看来，爱花的白居易的另一个伟大功勋，就是他影响了苏轼。凡喜爱古典文学的人，几乎没有不热爱苏轼的，大家都习惯称他“苏东坡”，但许多人不知道，这“东坡”二字恰恰和白居易有关。元和十三年，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后改任忠州刺史，任期三年，忠州是个偏僻的小地方，诗人自然思乡且寂寞失落，但他能自我排解，他排解的方式就是种花树——“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路远谁能念乡

曲，年深兼欲忘京华。忠州且作三年计，种杏栽桃拟待花。”（《种桃杏》）他还写了《东坡种花》，其一为：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……”就是这些诗，让苏轼给自己取了“东坡”的号。《二老堂诗话》载：“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，独敬爱乐天，谪居黄州，始号东坡，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。”

苏东坡。这位天才大文学家，最钟爱海棠花。在《记游定惠院》一文中，开篇就是：“黄州定惠院东，小山上，有海棠一株，特繁茂。每岁盛开，必携客置酒，已五醉其下矣。”诗中多次写到：“江城地瘴蕃草木，只有名花苦幽独。嫣然一笑竹篱间，桃李满山总粗俗。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。……明朝酒醒还独来，雪落纷纷哪忍触。”

被贬黄州后，他仍然对海棠旧情不移，爱之更甚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（《海棠》）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，痴绝，亦韵绝，遂成赏花惜花的千古绝唱。

张岱。这位明末的贾宝玉，极性情，极风雅妙人，对花草自然不会不耽溺。《陶庵梦忆》中描写牡丹花团锦簇之美；《金乳生花草》写种花高手金乳生，勾勒传神；《梅花书屋》记录自己的梅花书屋四周为牡丹、海棠、茶花、西番莲、蔷薇等密密环绕；《不二斋》的内外则有翠竹、腊梅、建兰、茉莉、菊花、水仙、芍药；《一尺雪》写芍药的异种；《菊海》是赏菊的惊叹；《范与兰》写植兰高手与他的兰花……张岱是如此地爱花，以至于即便是写风土人情时也常常花影摇曳、花香飘浮：“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拍人，清梦深愜。”

曹雪芹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半部是他献给花朵的情书。

为什么如此爱花？“不是爱花即欲死，只恐花尽老相催。”爱的是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、似水流年，爱的是花一样美、也像花一样不为任何人停留的那些瞬间。■

教我如何不想她

文/黄梓荣

已经有20年了，一直没有见到她，都说地球变小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怎样怎样，可我还是无缘一见，只能久久地想着。

我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，更不知她的来历，只知道她也是我的一个学生。每礼拜半天来学校，单单为了听我的欧美文学。她熟人不熟，也不善言；但只要她一进教室，周围立刻会静下来，我母亲说，这是做女子的真本事。

我甚至说不清她的五官，记忆里只有一个眉眼的大模样的模糊的身影。她每次来校，并不急着去教室，都会特意先从我的办公室门口款款走过，然后，坦坦然然地朝我嫣然一笑，欣欣然足足有二三秒，好像确信她已经把笑递给了我，这才转身轻轻地

离去……

微笑着跟我打招呼的同学，抑或是女同学，可多着呢。但笑得像她那样让我着迷，让我心向往之，在这以前或以后，我都不曾再经历过。

她有一双特别清澈的眼睛，因着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无暇，使她的脸特别的生动，使她的笑特别的活泼；也因为清亮灵气的眼睛，我似乎觉得，她的笑能逗你说话。

她的笑是暖黄色的。笑得温温暖暖，像是东篱秋阳，像是桃李春风，温和而朴实，没有功利，没有造作。我也似乎觉得，她想用笑，大大方方地来拉拉你的手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：她爱来这里，爱听我的讲课，即使每个

礼拜只有半天，也够满足。

她的笑可真不一般。倘若是别的女子，见着半熟人，定是半偏或半低着头，悠然一笑，转而去之。可她却是正正地对着你，欣欣然用足足二三秒钟的时间，来微笑，来表达她对这门课的喜悦，还有她对我的欣赏。

慢慢地，我不仅理解，而且期待她。终于有一天，她缺席了，我在讲台上还等了十分钟，才不甘心地开讲起来。我的声音在课堂里孤独地游荡，眼睛落寞地看着天花板……不知何时，我忽然发现她已进了教室，正准备坐下。她也捕捉到了我的眼神，又照例还我那久久难忘的经典一笑！我轻松了，我飞扬着，教室里几百个年轻的脸庞也因此阳光

起来……她也多了几分红润，那是薄薄的汗。

欧美文学只有一个学期而已，上课，复习，考试，终于分手。我最后看到她，是在大考结束后。我在同学的包围中，看着她慢慢地绕了两圈，她的手缩在红色的紧身风衣里。看着我实在没空，就远远地送我一个长长的笑，最后，轻轻地挥挥她的衣袖，便静静地走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竟再也没有遇到过她，我早已离开了那所学校，但她那停止流水的身影，云淡风轻的微笑，和最后舞动着的红色衣袖，却永远留在了我凡俗的生命中。■



因书快乐 摄/沙飞

不胜清风

文/喻慧

我们曾在牛首山下租了二十亩地，养了八匹俄罗斯马，年年递减，后只有两匹。一匹马和一辆车的花费差不多，比车难养，还不让上马路。

那年，牛首山尚在打造中，往山上的主干道已经打好基础，细碎的石子一直铺到山顶，正合适作马道，平坦却又不打滑。那时经常策马上山，稍纵缰绳，马便发蹄狂奔，人与马合着节拍，风在耳边呼啸，仿佛自由地飞。

待到山顶，举目四望，万绿葱茏，胸中开出一朵又一朵愉悦的心花。

从山上下来，老马识途，抄近路走林子里的小道。骑在马背上，呼吸着植

物的清香、泥土的味道，春天的气息是清冽的，满眼是绿，竹笋在使劲地发芽，我看见竹林里怒放着一树白色的野梨花，一丛丛雪白的花，透出一种野趣，却又有说不出的雅致，就像这都市的马术，把两种似乎不相干的特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躲避着迎面抽打来的树枝，带着运动后的兴奋和慵懒，随着马步摇摇摆摆地慢慢走下来，这画面让我微醉。

搬到马场居住好些年了，有几次专门去寻找，这棵野梨树已不知所踪。这只是一个春天的邂逅，鲜活在我记忆里，清新美丽，永不凋谢。■